

真情系列丛书

真情无憾

郭恒业 著

大河出版 图文传播 策划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真情系列丛书

真情无憾

郭恒业 著

内蒙古
图文化传播 策划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情/郭恒业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204-08252-4

I. 真…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242 号

总 监 制: 杨长春

策划编辑: 杨海燕

责任编辑: 刘 杰

装帧设计: 秦 奔

特约插图: 李庆琦

河南大河大图文传播有限公司策划

地址: 郑州市经三路 68 号金成国际广场 A 座 18F (450008)

电话: 0371-65388111 传真: 0371-65388229

发行热线: 0371-65388221

购书热线: 0371-63022111

<http://blog.sina.com.cn/u/1070327341>

真情系列丛书

郭恒业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河南日搜社彩印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3 字数: 500 千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04-08252-4/I·1737 总定价: 59.60 元(全二册)



作家郭恒业近照 (董俊峰 摄)



郭恒业率领老年自行车队在旅途中
(董俊峰 摄)



作家郭恒业在伊河河畔
(董远远 摄)

迷雾带来的美丽

——序长篇小说《真情无憾》

有世界杯的晚上充满了激情；有好书看的晚上布满了诱惑。

2006年6月中旬的夜晚对我来说，充实得近乎富有。因为有黑马奔腾的世界杯看，还有情节扑朔迷离的长篇小说《真情无憾》读。

世界杯还在进行，小说已经读完了。掩卷沉思，就生了许多感慨。用现在流行的语言说，这本小说给了我很多感动。

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矛盾，是永恒的矛盾，是存在于各个时代、各个地方、各种人群中的矛盾，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矛盾。正因为是基本的、普遍的，所以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本书就紧紧抓住这一基本矛盾，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和这一基本矛盾丝丝相扣，从而调动起读者的喜怒哀乐，挖掘出读者的潜在情感。

故事从蕙锦大院的主人季财山和其长子季大贵父子争婚开始写起，读者不禁为这父子两代的丑恶嘴脸而愤怒，同时为身单力薄的女学生谢冬梅的命运而焦急。一急一怒，作者就把读者的情感启动起来了。正在读者为假恶丑势力即将得手而捶胸顿足的时候，季家的二少爷季天祥出现了，这个代表着真善美的人物开始在一恶一弱的较量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在不显山不露水的情形下让恶者痛让弱者快。但又是在恶势力占着主导地位的地方，所以正义的和弱的形象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困难的，都是极其不易的，正因为困难，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再往后，家庭矛盾逐渐演变成了“国共”两党的斗争，人物命运也起伏变化。再后来，彭城成为日军沦陷区后，季财山成为日军在彭城的维持会长，季大贵则成了保安队长，做了铁杆汉奸。季财山的养子季天祥、谢冬梅的老师张坚则作为抗日的代表，在这种大背景大矛盾面前，作者把读者的情结情绪推向大潮，于是，随着情节变化，读者心中波澜起伏。

小说写作的重要技巧在于悬念的设置，这部作品的悬念设置无疑是

成功的。作者很善于讲故事，他把一个本不复杂的故事讲得波澜起伏、扣人心弦，不动声色地把读者领入了一个精心设置的故事迷宫中，直到最后一刻，人物的真实身份才得以揭开，读者才恍然大悟。比如季天祥，他利用季家二少爷的特殊身份，处处与反动势力作对，多次帮助张坚、谢冬梅等革命人士却不露任何蛛丝马迹，就连被帮助者也不知真相，反而把他当作败类。甚至在日军面前，他也镇定自若，冷静应对，最终取得了敌人的信任。直到作品的结尾，作者才将谜底揭开，原来季天祥就是敌人苦寻不到的持铜币共产党人。作者在进行主人公的多种身份转换时，往往看似不经意，却留下了重要伏笔，比如说季天祥离家十年，突然回家，又正好赶上铜币案，便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和猜测，但季天祥的解释不仅得体而且合情合理，连他的父亲也深信不疑。直到最后，季天祥划破鞋底，取出一片五十文铜币时，读者在惊讶之余，不得不对作者的匠心独运而赞叹。

还有，在悬念的设置中，把小题材放入大背景下来写，悬念就容易扩大，人们的关注度就会提升。本书把乡里情仇、世俗人事放在日军入侵、国难当头的大背景下来写，于是就平添了一份震撼人的力量。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1984年春天到九华山的那次旅行。我们乘坐的汽车盘旋上山时，小雨淅沥，迷雾重重，山上的景色就若隐若现，正因为若隐若现，才使得景色扑朔迷离，魅力无穷。而且，我们明明知道去的地方是名山九华山，所以云遮雾拦更增加了我们探索的欲望。第二天天晴了，我们再看山时，没了神秘，没了遮拦，一下子使得我们兴味索然。

山是书，云雾是悬念。正因为云雾，山才更值得我们去阅读。

河南省文学学院院长 郑彦英

2006年6月21日于郑州

主要人物

- | | |
|------|-------------------|
| 季财山 | 彭城团总兼理彭城政务、洛阳专署参议 |
| 冯彩颖 | 季财山妻子、季大贵生母 |
| 徐桂香 | 季财山二房 |
| 刘芳 | 季财山三房、季天祥生母 |
| 季大贵 | 季财山长子、彭城缉察队长 |
| 春花 | 杜春花，季大贵妻子 |
| 季天祥 | 季财山次子 |
| 王有 | 蕙锦大院首任管家 |
| 钟秀菊 | 丫头 |
| 季关佑 | 季财山堂弟 |
| 季魁元 | 季关佑义子、国民党团长 |
| 张坚 | 槐树庄学校教师 |
| 谢冬梅 | 张坚学生 |
| 迟甲竹水 | 彭城日军司令官 |
| 田墅太佐 | 彭城日军第二中队长、原日军高级间谍 |

1

古都洛阳南25华里处是闻名遐迩的佛雕圣地——龙门。

龙门两山对峙，伊水由南向北穿峡而过，因其形如门阙，又被称作伊阙。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龙门以南百多里间为一大湖，大禹凿山开河，引水北去，才使湖泊成了河，汪洋成了绿洲，同时也就有了如今的龙门。北宋哲学家邵雍曾在《川上南望伊川》中说：“山留禹凿门，川阙尧水痕。古人不复见，古迹尚或存。”继大禹凿山治水之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元、明、清相继雕凿与修葺，先后在龙门东西两峰刻下石窟一千三百余个、佛像九万余尊，又使龙门以佛雕艺术宝库的美誉昭著天下。

沿龙门东峰——香山南行，登上擂鼓台，穿过三通碑，进入伊川县境。再往前行10余里，有一古镇，名曰彭城。俗传是上古陆终氏之子、颛顼(zhuānxū)之孙箴铿受封于此，号曰彭公而得其名。彭城北闻白马钟声，东染少林武尘，西傍伊水，南望九皋，自古就是驰名伊洛的物华宝地。然而事无两全，有物华宝地之喜，也有物华宝地之忧，由此带来的利欲之争，也不知让这里少却了多少太平事。所以不知哪朝哪代的一位文人墨客就在城南门左侧石壁上题下这样一首歪诗：

城如皓月市如花，敢称奇葩笑天下。

谁知正因花香浓，引来蜂蝶相残杀。

彭城东南一里有座号称百里首富的蕙锦大院。蕙锦大院坐北向南，占地顷余，前后分主宅、花园、车马院三个段落。主宅的走马门楼内横陈一条三丈宽长廊。廊外侧是通脊连檐的十五间临街大房，分设客厅、待客厅、客室、议事厅、家丁房等；内侧左中右三个门洞分别通着三个建筑格调大体相同的院落，俱是中有过厅，后有上房，前后八间厢房相对。院主姓季，且三个院落已各有其主：中为堂院，归一院之主季财山

居住；右院住的是大少爷季大贵；左院归了二少爷季天祥，只是因为二少爷外出未归，才闲置没用。花园在主宅之后，车马院又在花园之后。花园里恢弘斑斓的焚香堂、秀雅瑰丽的亭阁、各色各样的花木与主宅交相辉映，可谓雅趣共赏，锦绣满目。

然而却有一谜难解，就是季家原居城内，家景也属一般，发迹之时该是季财山12年前受任彭城团总兼理彭城政务之后，而这座城外大院却是建在16年之前，当时的景象就像季家得了哪路神仙的恩赐，忽从地下冒出个天堂，也好似从天上掉下的馅饼，仅有年余光景，置地三百余顷，又建造出这么一个恢弘夺目的大院。地下冒不出天堂，天上掉不下馅饼，那么季家的这堆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弥天大谜在彭城人心目中一直隐藏着到16年后的八月初二，谜底才算得见了天日。那是就在这年这月这天的上午，已在南城门悬挂了三天的两颗“共匪”人头刚刚被人偷偷取去的时候，一位面目清秀的耄耋老人走进了尚家茶庄。老人要茶却不饮，只是唉声叹气。店掌柜不知为何，便问：“大爷怎的这样没兴儿？莫不是生了谁的气吧！”

老人也不避嫌，开口便道：“我就为那个蕙锦大院在生气！”

店掌柜猛然一惊，压低声音道：“蕙锦大院可是季大团总的豪宅，你敢生团总家气？难道城门上挂的人头你就没见？”

但老人并无怕意，仍然高吊着嗓子说：“我见了怎样？又怕他怎的？我与季仿一府当差，只可惜他的一世清名竟被他的儿子葬送了！”

知道季仿就是季财山的父亲，店掌柜于是又问：“你说的季仿，彭城人都知他的清廉，可怎说他的清名被季大团总葬送了？”

老人长叹一声道：“季仿府衙的职事是专管押运，经管财宝无数，但只享俸禄，外财分文不取。所以众所周知，他虽供职多年，家境依然贫寒。而16年前建的这个蕙锦大院从哪来？我一见便知了！季仿最后一次往京城押运珠宝时突然患上重病当不得差，别人代他当差他又放心不下，所以托了儿子财山。财山押着珠宝去后三日，突然回府报说珠宝途中遭劫，押运的人也遭杀戮。季仿闻惊而死，清廷时已摇摇欲坠，所以虽是劫宝害命的惊天大案，也已无人去管……咳……那批珠宝准是他图财害命，中饱私囊……惭愧！惭愧啊！”

店掌柜沉思片刻，又问：“让人难懂！团总姓季，大院不叫季家大院，却叫蕙锦大院呢？”

“说是他去湖南零陵时，那里的蕙兰正开，到处黄灿灿的活像铺了

层金子，回到家来给大院定名时，就以花取意，第一个字就先选了个‘蕙’字，下面又想以蕙兰花金子一样的颜色再取个字，可取‘花’字太俗，直取‘金’字不妥，想到‘金’与‘锦’同音，就以‘蕙锦’二字定了名来。”

原来如此啊！店掌柜恍然大悟，又道：“不管怎样，季家也算富贵满门了！”

“哼，靠不义之财得来的富贵，岂能富贵得了？”

“财权双握，怎还不能富贵得了？”

老人此时想起饮茶。店掌柜见茶已凉，便给换了热茶来。老人品了两口，继续说道：“很少有人知道，季仿生前与府衙近邻做药材生意的冯珍交厚，两人的妻子又都怀有身孕，就言定若一家生男一家生女，两家便结为秦晋之好。数月过后，果然仿妻生了一男，珍妻生了一女，正都合了心愿，遂就各请亲公取名。珍欲让仿添些财气，就给其子取名财山；仿欲让珍女出落得聪颖姣丽，就给取名彩颖。17年后珍夫妇病故，家财又遭火焚，仿便让财山、彩颖草草完婚。但却不知如意之花难结如意之果，财山、彩颖婚后感情不合，季仿教子劝媳苦苦熬过十个年头，彩颖终才有了身孕，又只可惜季仿福运太浅，没等抱上孙子，便与世长辞了。”

店掌柜道：“可惜啊！不过虽没抱上孙子，也算如愿以偿了！”

老人摇摇头：“他若在天有灵，心中未必就痛快！”

“为什么？”

“儿子图财害命吞噬了本来要由他押运的皇家珠宝，辱没了他的一世清名，这是其一；他一过世，儿子便赶走怀有身孕的冯彩颖，娶了徐桂香，这是其二。”

店掌柜觉得有趣，又问：“季大团总不有三房太太吗？”

老人冷冷一笑：“这是我到了季家才知道的。他的二房太太叫徐桂香。徐桂香虽然长得风流婉媚，如同出水芙蓉一般，而却总无孕事。财山正为此事发闷，得知冯彩颖在一旧亲家里为他生了一子，遂生悔意，又将冯彩颖母子接回大院。当时冯彩颖的儿子已有五岁，略略懂了些世事，所以就在与财山的情分上多少存下了些裂痕。不久财山又纳三房，三房又生一子，只是不知三房之子成人后因何故出走，至今八年未归。再后……就是几天前财山又从洛阳买一歌女做了四房……”正说着话语突然中断。

店掌柜愣道：“那有了四房以后呢？”

老人说到愤怒处，站了起来：“靠不义之财而富，又是这般家风，大院岂能安宁得了？你身居本乡本土啥事不知，反要没完没了的问我来着？”

店掌柜慌忙又道：“我虽居本土，可就蕙锦大院的事您老不说，我还确实不知。这么说您老是昨日去到蕙锦大院的，如此既是老友造访，为何还不多住几日？”

老人依然愤愤不平：“还多住几日呢，一天一夜几乎就要把我气死了！今儿洛阳专署的要人将到大院为季家庆功，说是季团总把这里治理成了什么‘无匪区’，不知遭了什么罪，我还怎么再往下住啊！”

老人说罢要付茶钱，店掌柜推手说免。连这样的话就敢随处乱说，看来这老人一来也是一身正气，二来也是气憋胸膛管不得自己的口。怕他话多有失，老人临去店掌柜特意交待道：“城门上挂的人头怕你也见了，刚才的话出门可别再对人讲了，免得出语不当，灾祸加身啊！”

看着老人出店远去，店掌柜旋即当作一件奇闻讲给了妻子。妻子闻言更觉惊奇，又找自个娘家妈说去……

2

蕙锦大院今天是个喜庆日子，早晨起来便里里外外打扫了干净。因杜副专员很快即到，季财山让管家王有去请与父亲同府供职的宫老来与自己共进早餐，然后就一起到客厅恭候杜副专员。不一会儿，王有回说宫老黎明走出大门，不知去了哪里。季财山又让到院外尽行寻找，只是寻找不见。看是已经不辞而别，季财山十分恼怒，但也无奈，遂摇摇头，自与徐桂香进起早餐。

用餐之间，丫头玉婷送来一纸，说是在宫老睡的枕边捡到的。季财山接过一看，原是宫老写的一首诗，只见写道：

尊父一世堪清名，孽子一举尽凋零。
既行不义岂长久，老朽将鬓看报应。

季财山看后大怒，“嚓嚓”将纸撕得粉碎。接着又要吩咐王有什么，嘴却蓦然一张又给闭上。天还不到半晌，杜副专员驾到。季财山迎

至门口，然后接进堂屋会话。

丫头献茶一毕，彼此客套了几句，杜副专员拿出专署任书道：“彭城成了洛阳首个‘无匪区’，实乃团总大功一件，特任命你为专署首席参议，另赏白银千两，真乃可喜可贺啊！”

季财山心里非常明白，参议也好，首席也好，全都不过是个虚誉，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所在乎的只是这任书是杜副专员特意送到的，且有白银千两，所以接过任书看也没看便放在面前说：“剿匪是我份内之事，怎敢受此美誉，并要杜副专员亲自送达？”

杜副专员看他有些不冷不热，便问：“团总见到任书不露惊喜之色，莫非心有不如意处？”

季财山道：“哪里哪里，我还有些受宠若惊呢！”但笑中明显带着睥睨和不屑。

随同杜副专员前来的除了专署里的两个公职人员和两个保镖，还特别约来了季财山的堂弟季关佑和季关佑的义子、国军团长季魁元。

季关佑和国军团长季魁元结为义亲，说来也算有番缘故。季关佑自幼从军。季魁元原姓王，系孟津富豪王大盛之子。季关佑洛阳任团部副官时，与王大盛交厚，后因王大盛遭下人命官司入狱，并患疽疮死于狱中，接着家又遭了匪劫，其妻继而亡故。时值季关佑乏嗣无后，便认王魁元做了义子，从此王魁元也改姓为季。一年之后季关佑喜得一子，取名贵禄。12年后季关佑丧妻，魁元、贵禄随他从军。不想魁元从军之后“剿匪”屡屡得手，不上几年便平步青云荣升团长，名噪洛阳全城。有道是福无双至，就在魁元升任团长不久，季关佑因私藏鸦片被革职，遂又与儿子贵禄栖身于魁元名下闲吃军饷。

不一会儿，酒宴摆上，季财山让叫出徐桂香和新续的第四房太太胡秋霜入席作陪。而徐桂香不知为了什么当高兴时不高兴，入席之后总眉蹙如山，面无喜色。而胡秋霜却极是得意，每言必笑，尤其《十八里相送》祝英台的一段戏唱得时而如浮云飘荡，时而如鹤冲九霄，使人柔肠百转，赞叹不已。

饮宴一毕，杜副专员一行意欲回洛。季财山想将季关佑、季魁元父子留宿一晚。季关佑、季魁元也有此意，但觉得与杜副专员同来而不同回有失礼仪，只好作罢。

客人一去，季财山因为身体劳累，里间床上一躺便打起大鼾。胡秋霜守在老头子身边不肯离开，徐桂香冲胡秋霜悻悻瞪了一眼，独自去到

花园消遣了。

大后半晌时，季财山醒来。这时徐桂香也回到床前，与季财山、胡秋霜说过三两语后，笑问：“老头子晚饭吃点什么？”

季财山道：“我已没有胃口了，你们两个想吃什么，就让厨上去做好了。”

得了这句话，徐桂香笑看了眼胡秋霜，意思是想让她说吃什么。胡秋霜会其意，便笑道：“桂香姐，我看上午宴上你定没吃好，那就不如再让做上一桌菜，咱们……啊，算我陪的吧，咱们一起再补补兴，喝上几杯！”

徐桂香还没说话，季财山便先笑道：“也好，也好，这一说我胃也开了，再说自你秋霜到这大院，咱们三个还没在一起喝过酒呢！”

“那要这样，你俩算新人，如胶似漆地，就在这里亲热着说话，我去告诉厨上去！”徐桂香说着一笑，快步出房去了。

该吃晚饭时，酒宴依着说的摆上了。季财山虽然欣喜非常，但却没了酒兴，只想陪着让徐桂香、胡秋霜寻取酒欢。当时的洛阳有个饮酒的习俗，有酒不离三，徐桂香特意取来九只杯，人前三只一一放好，然后亲自执壶，一一将酒斟上。这时知趣的胡秋霜先将面前酒杯端起敬给徐桂香：“姐姐为长，这酒也是因为姐姐上午席间没有吃好吃才备的，所以得先敬姐姐了！”

徐桂香想接却没接，而把脸朝向季财山冷冷一笑说：“这头三杯该是你的新郎官的，我可不敢接呀！”

季财山好似对这样的称呼不高兴，蓦然翻她一眼说：“我是陪你们两个的，既她敬你酒，怎能再来推给我！”

徐桂香这才接过酒杯，一一饮下。

待将空杯还给胡秋霜后，徐桂香忙将自己面前的三杯端起又笑对胡秋霜道：“礼尚往来，这三杯酒该是我敬妹妹的了！”

胡秋霜连忙推辞：“只有妹妹敬姐姐的，哪有姐姐再敬妹妹的？妹妹着实承受不起呀！”

徐桂香又道：“那不一样了！一是礼尚往来，二是妹妹花朵儿一般，伺候得老头子如如意，自然当敬了！”

胡秋霜推托不过，就将酒杯接在手中说：“既是姐姐这样说，酒我可喝，只是说我伺候得老头子如意可不敢当。我这才几天，哪能比得上与老头子同床共枕几十年的姐姐呀！”说罢也将酒一一饮下。

看她喝酒也袅袅娜娜，娇娇柔柔，徐桂香微微一笑，又劝老头子喝酒时，胡秋霜忽然叫道：“我的肚子……肚子好痛……怎会……”

徐桂香忙问：“你……肚子怎么会痛呢？”

就这问的当间，胡秋霜已口不能语，手指徐桂香“你你你”连吐几字，便趴在桌面不动了。

季财山大惊，翻看胡秋霜的脸，已经鼻口出血没了呼吸，于是怒指徐桂香：“你……你……”

“你指我做啥？”徐桂香忽也怒道。“你是不是说我把她给害了？酒宴是她要摆的，酒也是她先让我喝的，而我喝了啥事没有，她怎一喝就死了？我看她怕是高兴过了度，所以乐极生悲，让酒戥的！”

季财山忽然一气噎喉，眼睛一瞪，说不出话来。

3

两天之后，也就是胡秋霜入土的第二天上午，城里的张财主带着过房不久的第六房太太来访，季财山与徐桂香让至前面客厅接待。

张财主本就风流倜傥，今儿又礼帽长衫，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六十开外的人，入座后先下意识地笑看一眼自己的六房太太，接着就道出自己的来意说：“听说团总又从洛阳娶了一位四房太太，更是能歌善舞，所以就一睹佳人的风采。怎不见你的佳人？”

季财山忽而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阵势分明是张财主拿自己的六房来与他的四房媲美的，季财山一下尴尬得坐不住了。

张财主喜欢炫耀太太的事在彭城是出了名的，一听说谁娶的女人漂亮，便要一探访为名拿自己的太太与之比试，比过了就心满意足，比不过就再续下房。对此季财山自然也是知道的。张财主这第六房太太过房时季财山虽去赴过宴，但却没见芳容如何，此时一见少不过十七八岁，花枝招展，窈窕姣丽，更玉环金佩，真可谓活脱脱仙女一个，同时又想到自己刚刚失去的胡秋霜，季财山便艳羡中不禁又有些颦眉蹙额的样子说：“张财主真个好艳福，房太太俱是这样如花似玉，妖娆动人，只可惜无法见到我那新续的胡秋霜了！”

张财主不知何意，又见徐桂香尽在悄悄发笑。便问季财山：“团总这话怎么说？”

季财山嘴想张未张。徐桂香抢先说道：“张财主不知，团总的四姨

太太美如天仙，只可惜命中没福，过门只有几日，便一高兴，乐死在了酒宴上……”

张财主陡然一惊：“什么？死了？什么时候”“是死了！就前天。”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张财主随生一叹。“只听说团总的四姨太太婀娜多姿，聪颖过人，就想见上一见……可惜，可惜啊！不知团总可否打算再续？”

徐桂香对这最后的一问很不乐意，遂先向张财主瞪了一眼，接着目光一转，看季财山怎么回答。季财山先是失意地摇了摇头，然后目光惨淡地叹了一口气说：“难呐，一个胡秋霜就已折腾得我筋疲力尽，眼下尚无此心。”

“这样说团总已无心再续了？”

“我确没了此意。”

“这就与团总的身份太不合调了！我张某六房还想再续，你身为团总，还比我年轻两岁，没有七房八房怎能成？”

徐桂香更不乐意，正对张财主怒目而视，季财山再次摇了摇头：

“虽有此心，可做起来端的太难了！”

张财主已见徐桂香怒目滚滚地瞪着他，但依然只对季财山说：“团总若难，我姓张的该如何？”说着将右臂搭在六房太太的肩上。“其实这样的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就以我这个六房太太吧，那只是我头天晚上梦见园里的桃花开了满树，遂折下一枝揣在怀中，所以第二天就有人带着这个小姣姣来给我提亲。这不容易到家了吗？我看团总若是也能做上一个桃花梦，也便会有人把年轻靓丽的佳人送到团总的大院来！”

季财山愣神凝目，又犯寻思。一看他的样子便猜到他在想什么，徐桂香于是更怒，就想冲着张财主说上几句，张财主的六姨太太亮开银铃般的嗓子说：“还是啥都别说了，团总财势两全，说是说，其实就娶十房八房也不难。咱今儿是来看人的，可看的人偏就死了……世上咋就会有这种大不幸呀！还是快走吧，免得都再为团总死去的太太不高兴。”

张财主应着太太的话点了点头：“看呀，我这新太太多懂事！我们这就告辞了！”

见张财主要走，季财山也不说留，徐桂香更巴盼着这对夫妇快离开，当即起身送到大门外。

太阳西坠，天色慢慢暗了下来。季财山这半天除念叨死了的胡秋霜和张财主的六姨太太，就是念叨张财主说的那个桃花梦，也是一念难丢，这时又问徐桂香：“张财主一个桃花梦便有了他的第六房太太，我也常常听说有做桃花梦的，可桃花梦真的就那样好做，也真的就有那样神？”

徐桂香揶揄道：“你是不是一见张财主的新太太就又得了美人症？你花千两银子买了个胡秋霜，可你落得住了吗？人家做梦得美人，那是人家命里有，你也天天像吃了迷魂药一样想续房，可咋就没有做出那样个梦来？”

季财山忽然怒道：“命，什么命？我就不信我季财山的命就不如他姓张的！”

徐桂香又一笑：“好好好，你的命自然要比他姓张的好，可命好不定就有艳福！你不说桃花梦好做吗？那就也做出个桃花梦来试试看！”

季财山怒瞪徐桂香一眼，出了口长气靠在坐椅的靠背上。

晚饭过后，季财山依然闷闷不乐，坐着不舒服，倒在床上也翻来覆去不知都在想什么，折腾好久才有鼾声打出来。老头子睡后徐桂香空坐也生闷，便也侧身去睡了。

黎明时分，徐桂香下床小解，当又躺到床上时，季财山先“唧唧哼哼”一阵，又“嘻嘻哈哈”一场大笑，就急忙晃醒他问：“昨晚愁眉苦脸，这时有啥高兴来着？”

季财山先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然后打个翻身说：“你不说让我做个桃花梦吗？我这可真的做出桃花梦了！”

“你也做了桃花梦？莫不是哄骗我的吧？”

“我真做了那样的梦，何苦要骗你？”

“那你梦到了什么？”

“桃花梦自然是梦到桃花了，并是全园的桃树都开了花！”

徐桂香蓦然一惊，恨起专来挑动是非的张财主给他点下的捻子。老头子的禀性她是清楚的，没有做梦时总想着不会做梦，可一旦做了就总盼着那梦的效应。讨厌的张财主做个桃花梦娶了个姣太太，老头子的桃花梦怎不想着会有那造化？说张财主喜欢与人攀比，老头子又何尝不是呢？张财主那梦添了个真太太，如今老头子正巧刚刚死了胡秋霜……如

此夏热秋凉，雨来云凑，这情景怎能让他受得了？

她当然也最清楚，老头子的梦不做则己，一旦做了不仅信得发痴，梦又很是灵验。虽然人人都知道梦是心头想，谁信谁荒唐，但有几次却应验得不容人不信，难怪老头子信梦信得居然有些发痴了。

14年前的一次她记得最清楚。那是腊月初二的夜里，老头子梦到赵公元帅驾着祥云到大院门外投下一物，遂就疑是有了财气。捱到天亮出外看时，正巧有位老者来到门前说：“鄙人来自陕西咸阳，因得唐宫宝扇一把，可惜难遇识宝之人，偶尔有上一个却又无力购买。昨夜投宿洛阳时有幸得知季大团总英名，所以特来拜访。请问团总老爷在否？”夜梦财神，晨便有人送宝，老头子顿然大喜，当即报出姓名，将老者迎进大院设宴款待。

席间老头子提出看宝。老者打开褡裢取出一长方锦盒。打开锦盒，内置折扇一把。将折扇打开，全是雕镂而成，龙飞凤舞，香气扑鼻。老头子慌忙接过，翻来覆去欣赏不够。老者见他爱不释手，又指扇道：“此扇是取海南檀香木做料，京都名家所刻，系唐朝皇宫珍藏之物。当时此种宝扇世上仅有两把，一把归贵妃杨玉环所用，一把落入安禄山之手。尔后安禄山被庆绪所灭，搜其宝扇，已不知去向。所以万里神州，仅就剩此一把，故乃真正的稀世之宝！”

物以稀为贵，又出自唐宫，老头子更加爱恋。问及售价，老者又道：“此扇系无价之宝，何能以价来论？两千两黄金也不为过。而我一来出行数月，归心似箭，二来终是遇了识宝之人，这样就算以宝会友吧，只要团总拿出十两黄金，宝扇就算移归团总了。”

老头子听了也不还价，当即就让管家去取价金。待价金取来，老者也许见金眼开，于是酒兴大作，每劝必饮，霎时酩酊大醉。可哪知冥冥幽幽此一醉，便糊糊涂涂再没醒。

次日有陕西官差来院告说陕西省城一把唐宫宝扇被盗，问可曾见到卖扇的人。这才知道那一老者原是盗来宝扇到此销赃。但若说了实话，又恐宝扇旁落，老头子遂只以摇头相告。官差人地生疏，又无实证，只好乘兴而来，扫兴而去。如此既得宝扇，又没费寸金，所以老头子除对赵公元帅更加顶礼膜拜，尤信是梦便能成真。二年之后老头子又在梦中拾到官印一枚，次日便有未曾过门的亲翁、洛阳城防司令杜彦送来一信，说专署已经准他出任彭城团总、兼管彭城政务一职……

天哪，如此梦梦都灵，那么这个桃花梦……徐桂香越想越怕，再说